

A colorful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dramatic scene. In the foreground, a man with a determined expression, wearing a blue robe with red trim and a red headband, is shown in a dynamic pose, holding a sword. He is surrounded by a large, dark, gnarled tree branch with many small, round, reddish-brown fruits. In the background, a woman in a white and red polka-dot dress is shown in a similar dynamic pose, appearing to be falling or leaping. The background is a bright, yellowish-green, suggesting a landscape or a sky.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yellow border with a black line.

鋒鏑情潮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3

鋒鏑情潮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3



十三 摧枯真力

华山紫凤脸上的煞气逐渐消容，慢慢换上了笑脸。她提过桌上的银壶，打开小包，取出一颗朱红色指大丹丸，不管银剑白龙如何反应，乘他浑身脱力迷迷糊糊之际，强纳下他口中，用水灌下他的腹内，说：“畜生，既有今日，悔不当初，你终于要自食其果了。”

她一改冷若冰霜的神色，换上了媚笑如花而近乎妖媚的荡妇艳容，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，她像是改头换面了一般。

室中浓香触鼻，中人欲醉，令人感到绮念丛生，不克自持。

银剑白龙终于在晕眩中醒来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，挣扎着坐起，却愣在床上啦。

妆台前，华山紫凤面对着大铜镜，正在薄施铅华轻调脂粉，并一面卸装。经过淡淡化妆的她益增三分娇媚艳丽；灯光下看美人，那情调真是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。

她已化妆完竣，紫色的劲装外裳，在她慵懒的微笑下，缓缓地卸下了，白色的银犀软甲丢在妆台旁。

天！银剑白龙的眼睛瞪得像要突出眼眶外，呼吸一阵紧，

浑身兴起一阵奇异的痉挛，血液上涌。

外裳终于卸掉了，凝滑如脂的粉颈和玉臂一一显现眼前，胸围子后缘仅掩至琵琶骨下，又短又小，光看了她的背影，就令他血脉贲张。

她真缺德，竟然转过身来，真要命，简直存心给好色如命的银剑白龙过不去嘛！

她星眸朦胧，脸上带着深不可测的甜笑，胸围子上端半截高挺的羊脂白玉酥胸，和那深深的乳沟，无一不是诱人犯罪的玩意。

他忘了身上的痛苦，狂野地溜下床来，眼中奇光闪闪，喘息着叫：“萼华，我的心肝……”一面叫，一面向前一扑，像老鹰攫食，也像饿虎扑羊，冲向华山紫凤。

她脸上出现了飘忽的笑容，伸右手接住他的手，向右一带，右脚向左一拨。银剑白龙力道全失，怎禁得起这一带一拨？“蓬”一声闷响，仰面朝天向左掀倒在地。

“哎……哟！”他叫，龇牙咧嘴痛苦难当。

她脸上仍呈现那奇怪的飘忽笑容，一面泰然除下了弓鞋，在妆台下拉出一条不大不小似乎是透明的轻纱，还有绣着小凤儿的睡鞋，换上了。

下裳滑下了地面，里面是及膝的褰裤儿，她用轻纱披上，连褰裤全掉下啦。

银剑白龙如中电触，中魔似的爬起。他的丹田下欲火如焚，浑身像是着火，体内丹丸的药性诱发了他的本能，一声呻吟，仍向她猛扑。

她发出一声荡笑，纤手左右开弓，“啪啪”两声脆响，银

剑白龙“嗯”了一声，仰面跌出八尺外，猛烈地喘息，挣扎着坐起。

她格格荡笑，掩上了轻纱，站起了。她身上只有一件胸围子，下面连着肚兜，是一件头而不是两件，粉红色的光芒极为诱人，上掩大半乳房，下掩至胯下，她那一双令人心荡神摇的修长匀称玉腿，呈现在灯光下。

她接近一步，又进一步，第四步时，正在银剑白龙的眼前，映掩间，暴露无遗。

他怎受得了？发出一声兽性的呼号，张臂抱向她的大腿。

她膝盖微抬，“噗”一声撞中他的下颌。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向后便倒。

她跨前两步，一脚踏上他的胸腹交界处，说：“畜生，这就是你的真面目，你等着。”

她是笑着说的，声音可爱极了，笑容也可爱极了，但话却不可爱哩。

胸围子终于卸掉了，她那美丽的胴体在轻纱的映掩下，裸现在他的眼前。

他猛烈地扭动、呻吟，但胸上的脚重如山岳，令他无法摆脱。腹中药力正在奇速地遍布着全身，令他有疯狂的感觉，难以忍受。

可是，痛苦替他拉回一部分灵智，他双手在她赤裸的腿上狂乱地抚摸揉动，一面喘着叫：“萼华，不要折磨我。你知道，我是疯狂地爱你的，不管怎样，请念我对你的一片痴心真情。徽州小楼别后，我为你几乎疯狂，茶饭不思，梦寐不忘……”

她不等他说完，放开脚一把抓起，“砰”一声扔到床上，媚笑道：“冷真阳，我不是在你身边么？这不是梦寐之中，而是千真万确的事。瞧我，一丝不挂，正是你所期待希求的模样，你还不满足么？”

银剑白龙被扔得晕头转向，但欲火令他平添不少气力，挣扎而起，勉强向床下爬，一面嚷声叫：“萼华，即使是粉身碎骨，我也要得到你，我爱你爱得发狂。你我一龙一凤，将来行走江湖力创基业，足以横行天下。为了你，我……”话未完，他已扑到一把抱住了她，发狂地亲她的酥胸，上下其手。

她一把扣住他的肩并向外推，不由他不放手，“啪啪”两声，两耳光将他击倒在地，仍笑靥如花说：“你的梦话很可爱，多说些吧，我听着，再肉麻我也不在乎，嘻嘻！”

他在地下向她脚前爬，抱住她的粉腿嘶声说：“我说的全是心肺之言……”

“噢！你还有心肺？欺人之谈。”她答。

“为了要获得你，我不择任何手段，即使毁了这世界，我也不在乎。像那死鬼林君珂，我就把……”

她只觉心中一跳，猛地一把将他拖起，怒叫道：“什么？你说林君珂是死鬼？”

“是的，他死了，喂了蛆虫……”

“谁说的？是谁所为？在我未找到他之前，谁杀了他？”

“我知道，你爱上那个死鬼，所以我必须杀他，除去眼中钉；即使他已成为我事实上的妹夫，我也放他不过。”

“啪”一声，她结实地掴了他一耳光，说：“你胡说！卑鄙。”

“我绝不胡说。”他挣扎着叫，又道：“就是我获得你的那晚，我和小妹用计将他擒住，并诱你前往小楼，各得其所。为了你，我刺了他四剑……。”

“你该死！”她怒叱，媚笑已敛，抓起他一阵子扔、攒、抛、掷，把他弄了个死去活来，狂叫饶命。

她最后将他攒昏，自己却掩面倒在床上，绝望地哀泣，最后痛哭失声。

她对君珂有强烈的爱念，也有强烈的憎恨，爱之深，恨亦切，她陷在矛盾的痛苦中不克自拔哩。乍听到他的死讯，她狂乱了。

她记起小楼上亲见君珂的情景，仔细一想，只觉心往下沉。天哪！他那时不是神情有点木然么？不是听从那不要脸的鬼女人摆布么？以君珂的功力来说，为何竟没发现窗外有人？为何在她拉毁外窗时，灯火未熄，又为何没见有人追出？银剑白龙为何也在那栋小楼蹂躏了她？”

一连串的为什么，使她冷汗直流，尤其是银剑白龙的那几句话：“我和小妹用计将他擒住，并诱你前往小楼，各得其所……”“即使他已成为我事实上的妹夫，我也放他不过……”

她蓦地紧咬银牙，抓住银剑白龙的发结，揪在床缘上，咬牙切齿地凶狠地说：“畜生！将那晚小楼的毒谋好好从实招来。”

银剑白龙并不傻，虽则欲火难忍，彻骨奇痛的现实，助他压下了一些欲火，恢复部分灵智。他知道，刚才他情急之下失言了，如果说出实情，后果不问可知，便强忍着痛苦说：

“用不着问，他已死了。”

“死了你也得说。”她凶狠地说。

“他被我与舍妹诱至仙霞岭，光明正大地决斗，刺了他四剑，他死得不冤。”

“我问你小楼上的事，不许你顾左右而言他。”

“小楼上？小楼是他自己勾引良家妇女。”

“那贱女人是你的妹妹？”

“我的妹妹不在小楼，早已在仙霞岭等他。”

华山紫凤狠狠地抽了他两耳光，叱道：“你撒谎！你不说，我会要你说的。”

他一面挣扎，一面说：“我已是快死的人，用不着骗你。总之，我已杀了他，是为了你而下的毒手。请念在我对你的——一番痴情，这五天中让我死在你的怀里吧……”

“呸！至死你还在转卑鄙的念头。说！那晚你是如何安排你的毒计。还有，你怎样向他下的毒手？我恨林君珂，也要他的命，但用不着假手于你，你是怎样谋害他的？说！”

“萼华，天！你恨他？你也要杀他？”

“不许你问我，是我在问你。”

银剑白龙心中一转，暗忖道：“她在套我的口风，我可不能上当。”

“回答我。”她手上用了两分劲。

他咬牙强忍，痛苦地说：“不要问了，反正你知道我爱你，就成，其他已不重要了。要杀我，你下手吧，能死在你手中，也含笑九泉。”说完，闭上眼，咬牙强忍，剧烈地喘息。

她突然放了手，换上了笑容说：“说不说确是不重要了，

等你愿意说时再告诉我吧。”

她轻盈地到了室中，缓缓拂动着轻纱，装腔作势地扭动着腰肢，胴体不住在他眼前展露，眼波儿媚，笑靥儿俏，双乳轻荡，玉腿映掩，小腰儿轻扭，凝臂儿摇摇，天！那销魂荡魄的情调，足以令男人忘掉了祖宗十八代的姓氏，忘了脑袋是长在何处的了。

银剑白龙痛苦已过，绮念又生，浑身血脉贲张，欲火冲天灵盖，他眼前只看到她可令他焚身而无惧的胴体，已不知人间何世。

他挣扎着站起，狂乱地卸掉身上的所有，成了一个裸人，扑向她说：“萼华，我需要你，你我是天生的一对，我……”

华山紫凤一声荡笑，将他推回床上，腻声腻气地说：“等你说完了经过，也许你可以得到你的需要，你说么？说吧！好人。”

“萼华，心肝……”他又要前扑。

她又将他推倒，伸手按住他，俯身压在他的胸上，贴得紧紧地，在他耳畔说：“好人，说说那晚小楼上的好安排，说吧！为何不？”

这真是难以形容的折磨，在这种境遇里，男人是最勇敢的时候，也是最软弱的时候，只准动眼而不准动手，真是最痛苦的折磨。银剑白龙体内有淫药推动，本性又是好色如命的人，目下心爱的女人裸体在怀，双手却被压住，他怎吃得消，喘息如牛地叫：“心肝，一切以后再说，以……以后……”

“不要以后，说嘛！”她腻声说。

银剑白龙不能说，他心中总算不糊涂，宁愿忍受非人所能忍受的欲火煎熬，定然可以苟延残喘，还有活命的希望；如果他说出，可能立时有杀身之祸，一切逃生苟活的希望，将成泡影。

两人僵住了，华山紫凤不知他的百宝囊中藏有吐露真情的药，真也无法套出内情。这种无可克服的折磨，仍难将他屈服，她心中也暗自心惊，这家伙确是了不起，不愧是天下五大高人之首青城炼气士的门人。

一天一夜，银剑白龙已气息奄奄。

而在另一石室中，一个俏丽的身影曾出现了两次；她是九妹许九如，一个一见钟情爱上了银剑白龙的痴心女人，在隔壁静听这儿的动静，每次逗留了三寸香光景，方悄然隐去。

暴风雨将来前，必有片刻平静；这期间，正是暴风雨前的平静象征。

四明怪客走失了庄婉容，正向这儿搜来。他老人家足迹遍天下，见多识广，找不到人，便想到极乐谷碰碰运气，也许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三妖的巢穴，他当然不陌生。

华山紫凤正无计可施，她正在妆台前进食，正在想该如何迫出银剑白龙的秘密。

她想到动武，心说：“好吧！我要用分筋错骨酷刑迫他。”

她将食物送入妆台下，向呻吟床第的银剑白龙走去。她脸上仍然媚笑如花，赤裸着胴体，披着轻纱向床前袅袅娜娜地扭去。

银剑白龙欲火未退，遍体筋骨似乎都松散了，嘴唇干裂，饥火中烧，瘫软在床上，像条垂死的狗。

他喘息不已，用火热的眼神向逐步扭近的华山紫凤伸出颤抖的右手，哀求道：“萼华，我受不了，求求你，可怜可怜我，既然不让我亲近你，给我解去这动情之药吧，求求你。”

她俯下身子，让他的手在她身上抚摸爬行，笑问道：“好人，你真不说么？”

他拼命力挽她的小腰，说：“心肝，我确是不知小楼上的变故，我……”

“你真不说？”

“我真不知……”

“如果我用分筋错骨手法对付你，你也不说？”

“萼华，即使将我化骨扬灰，我也无法回答你，我确是不知内情。”

“好吧！你等着。”她一面说，一面将他的光赤身子翻侧，纤指点在第九脊椎骨下筋缩穴上，逐渐加力下压。

穴道还未制死，银剑白龙已开始浑身颤抖，狂叫道：“不要逼我死，你怎忍心让一个爱你爱得发狂的人，被你活生生逼死？”

她仍在媚笑，说：“哦！你看过小孩玩小鸟么？小孩也爱鸟爱得发疯，但如不将鸟玩死，绝不会丢手。就算你爱我吧，我不死，你是不会丢手的；我也爱你，等你死了我会丢手了。你我的爱，与小孩玩鸟一般。”她一声轻笑，全力一捺。

银剑白龙浑身开始痉挛，手脚一阵抽搐，愈来愈猛烈，浑身大汗，声嘶力竭地挣扎呻吟。

正在紧要关头，蓦地石壁缓缓移开一个小门，出现了六妹，绯影飘入室中。

“噢！六姐有事么？”华山紫凤讶然站起问。

六妹秀目略锁，说：“十三妹，昨天我们擒住了另一个人，叫林君珂……”

“什么？林君珂？”华山紫凤几乎跳起问。

“是的，确是林君珂。据他说，他从未对你无礼……”

“哼！这畜生。六姐，请让小妹去看看他。”

“等会和你去吧，在玄灵宫第九座囚室。千万别冲动，慢慢问实情，不能毙了他，我还未禀明师姐呢。”六妹说完，转身退去。

华山紫凤一掌拍开银剑白龙的穴道，等他喘息稍顺，方厉声问：“畜生！你为何说林君珂死了？”

银剑白龙曾听到六妹的话，变色答：“怪！他挨了我四剑，被……”

华山紫凤凶狠地给了他四耳光，“啪啪啪啪”声如连珠花炮，将他击倒在床上，一面穿着衣衫，一面说：“这可好了，我要你两人同时被化骨扬灰，方消我之头之恨，你两人该受报了。”

她着好衫裤闪出石门，石门即行闭合。



不久，石门再开，绿影一闪，进来了许九如。她花容惨淡，将一颗丹丸塞入银剑白龙的口中取水灌下咽喉，再用磁石吸出他关元穴上的细小银针。

银剑白龙立即感到痛苦全失，欲火尽消，穴上银针一除，

他精神来啦，立即下床，怔怔地凝视着秀丽如花的许九如，惑然地问：“姑娘，你……你为何救我？”

许九如摇头苦笑，说：“不为什么，只是……只是我感到你是个英雄，值得……值得救你”。

银剑白龙是个花丛老手，已明白了大半，缓步上前，突然将她拥入怀中，温柔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姑娘”

她并未挣扎，幽幽地说：“走吧！我带你出困。”

“不！我想……想等华山紫凤说两句话。”

她突然挣开他的拥抱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最好死了这条心，她恨你入骨，要用最残忍的手段将你处死。再说，即使你见了她，也无法再有机会脱出这座地底九室奇阵，何苦来哉？天下间绝色女人多如牛毛，我不相信华山紫凤是人间少有的天仙美人……”

他心中一动，心说：“好！日后再说，且先遁出这座九宫奇阵再说。”

他不等她说完，突又拥住她说：“姑娘，在下只想教训她一番而已，别无他念。其实华山紫凤如何及得上姑娘你，只是她是在下的第一个女人，所以于心难安，因为我确是不克自持之下对她无礼。姑娘，能告诉我你的芳名么？”

他欲火仍有残尽，一双手在她身上轻柔地爬行。一阵迷汤灌下，许九如只感到飘飘欲仙，不克自持，说：“我……我叫许九如，在这儿排行第九，所以叫九妹。”

他拥着她到了床边，装腔作态可可怜怜地说：“九如，你救我出阵，你不是要受到惩处么？我内心难受已极，唉！你还是别管我吧。”

她哀怨地长叹一声说：“我也要逃离这儿，只是在外无亲无故，无栖身之所……”

他亲了她的粉颊，抢着说：“九如，请放心，如果你认为我尚可信托，请随我返回河南遁隐林泉，共相厮守。我以衷诚请求你应允，九……如妹，答应我啊！”

她激动地回抱他，颤声说：“真阳，你可是心腹之言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一片真心，天日可鉴，我如有负你之心，日后将被化骨扬灰……”

她热泪盈眶，冲动地吻他。

这一来，立即引发了他的欲火，两人倒在床中，缠成一团。

许久，传出他的语音说：“如，你……你不是处子？”

“哥，你……你讨厌么？你……呜……”她哭了。

“不！不！你别误会，我只是问问而已，我也不是处男哩，怎能怪你？心肝，千万不可多心啊！”

这一来，他已隐下了杀机，许九如比华山紫凤身材差得远，仅是脸蛋够美，尚能相较而已。银剑白龙心目中的偶像，是华山紫凤一类的人，而不是许九如一类破罐子，他怎肯要她？只是他善于利用机会，要暂借许九如遁出九宫奇阵，所以甜言蜜语，先骗取她的心再说。言为心声，他已无形中泄露了心中的恶感。可惜许九如涉世未深，被他一些小殷勤甜言蜜语所骗而不知大祸将至。

不久，两人仓卒结束。她带来了银剑白龙的随身兵刃暗器囊，显然早有准备。

九宫奇阵中，这时传出了隐隐金鸣。

“快走！警号响了，再慢便走不了啦！”她惶然地催促，拉了他出室，投入黑暗之中。

这时，已是黎明时分。许九如带着银剑白龙出了地穴，进入了浓雾之中，向东面崇山峻岭如飞而去。

登上了东面山头，已可分辨景物，算是脱出了危境，即使有人追来，也不可能截住他们了。

银剑白龙揽住她的小蛮腰，回头下望雾气沉沉的极乐谷，恨声说：“一针之仇，被辱之耻，冷某没齿不忘，咱们走着瞧。”

许九如幽幽地说：“哥，忘了他们罢！合十二人之力，无敌天下，何苦再用鸡卵碰石头？为了我，请忘了这些耻辱吧！”

“哼！青城炼气士的门人，不会或忘。为了你，我短期间不会来，因为我目下罡气的火候尚浅。哦！城下九宫奇阵的门户机关，你全知道么？”

她摇摇头说：“不全知，正常的通道所有的姐妹全知道，但消息机关的布置，只有师父和三位大姐了然。”

他的声音一变，变得木无表情，说：“哦！那就用你不着了。”

“用我不着？”她讶然问，还不知危机已到。

“是的，用你不着了，哈哈……”

狂笑声中，他右手一紧，五指硬生生扣入她的腰旁。她的小腰细得可怜，而他的手又太大了，一扣之下，直抵内腑。

“哎……你……你”她嘎声叫，人已成了见火的雪。

他将她向前一送，“砰”一声仆倒在地，他冷酷地说：“你一个破草鞋，怎敢希望要我提带着你走？未免太不知自量了，可怜亦复可笑。”

她拚全力转头向上，喘息着说：“你……你好。请……请记住你……你的誓言，化……骨……扬……灰，为……期不……不远……”话说完，头向下一搭，手脚一松，死了。

他一脚将她的尸体踢到草丛中，冷笑道：“我冷真阳一生中，发誓不下千百次，也违誓千百次，不仅没病没痛，反而活得好好地。这烂货却叫我记住誓言，简直无聊。”

他向谷下凝望良久，听到了隐隐钟声，切齿道：“妖妇们，咱们在江湖上见。华山紫凤，我等着你，等着你再次在我眼前脱光、呻吟。”

他转身发出一声震天长啸，如飞而逝，一面说：“林君珂，但愿你真没死，咱们会有再会的机会，我希望在华山紫凤之前再刺你四剑。”

西面山峰，四明怪客正向谷底飞降，听到啸声怔了一怔，随又流星似的向谷底飞掠。



玄灵宫中第九间囚室，这时正风风雨雨。

当君珂和两位姑娘准备停当后，室中石板下沉，灯火大明，冉冉出现了两位少女的身影，是一个穿蓝色衫裙的少女，和穿鹅黄衫裙的十妹，十妹提着一盏宫灯。

她们站在入口处，美眸流盼，扫过墙下的三个囚犯，轻盈地缓缓欺近。

蓝衣少女排行第五，她的目光十分犀利，第一眼便看出两位姑娘手上的铁链有异，“咦”了一声，在丈外站住了。

十妹闻声止步，说：“五姐，怎么？”

五妹目光移向君珂，他正奄奄一息地倚躺着，腿上扣环毫无异状，整个人像是半睡着了。她附耳向十妹说：“十妹，你没看出两个丫头手上的铁链有异？”

“没有呀！”十妹低声答。

“仔细看，靠墙一段。”

靠墙一段，扣环扣住链子的接口处，果然有异，像有两节链扣纠缠在一块儿。

“噢！大概她们曾经挣扎过，链子扭缠在一块儿了。哼！她们在枉费心机。”

五妹摇摇头说：“有扭断的痕迹，她们要成功了。十妹，先别露痕迹，等会儿让她们挣扎时再动手。”

十妹惑然说：“唔！果然有断痕，凭她们的功力，怎能扭损这粗大的铁链？”

“恐怕是那漂亮的小伙子所为。”五姐注视着君珂答。

十妹笑着否认，说：“凭他也不成，气海穴被制，他手上会有万斤力道？何况他腿上的铁链锁扣全没坏哩。”

“准备动手。”五妹说。

她们的语声低得只可让她们自己听得到，但耳力通玄，正用上绝学胎息苦练的君珂却听了个字字入耳，心中一惊，暗说：“这鬼女人眼光过人，了得。”

但他不动声色，突然长吁一口气，睁开了虎目，随又打了一个呵欠说：“这些鬼女人，可恶！平白无故地将太爷用诡计捉来，囚在这儿不给水食，岂有此理！即使是死囚，也不能不给水米呀。喂！鬼女人，你这儿的规矩未免太不像话了。”